

# 清代盛世武英殿刊刻本圖書之研究

盧秀菊

## 壹、前言

中國傳統印刷術至清代發展至極盛；其中有承續前代之發展者，有清代加以發揚光大者。清代的印刷機構，在中央政府，有清皇室所轄內務府武英殿；在地方政府，有各省官書局、書院及學校；在民間，有私人藏書家及商業書坊。清代中央、地方、民間之印刷機構，前代皆有，以各種名目存在，清代是其延續。然而，清代印刷品，不論是清皇室刊行的殿本圖書，或私人藏書家所刊印的大部叢書，或仿宋、元本重刻或摹刻圖書，皆以印刷之字墨精美、校勘詳實、裝訂美觀，為世所稱道。此外，彩色套版印刷術也在清代發展到高峰（註 1.）。

清代皇室所編修刊刻的書籍，種類繁多，內容豐富。以篇幅多寡言，有以卷帙浩繁著稱的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以編纂內容言，有實錄、聖訓、方略、典則、校刊的經史子集、字典、類書、圖像、石刻等。以刊布方式言，有寫本、刊本、木活字本、銅活字本、袖珍本、彩色套印本等（註 2.）。

清代內務府掌理保管藏書、編修圖書、和刊刻圖書之職責。內務府藏書，種類繁複，包括由前代接收的圖書，清代本身印行的殿本圖書，及臣下進呈，其後貯存在宮內的圖書，一般皆稱為「內府本」。至於清皇室掌管印刷的機構為武英殿修書處，隸屬於內務府；其所刊刻的圖書，即著名的「武英殿本」，或簡稱「殿本」。

武英殿本圖書以刊刻本為數最多，亦頗富盛名，因此本文即以武英殿刊刻本圖書為研究重點。探討內務府典藏與印刷圖書之職掌；武英殿修書處之簡史、組織及職掌；「殿本

」圖書的定義及其圖書形制；刊刻本圖書的內容、款式、印刷字體、紙張、工匠、材料、費用、印刷部數、書籍之貯存及分銷等。至於木活字及銅活字本圖書，則不做深入探討。最後，將試論殿本刊刻本圖書之特色，及其在清代印刷史，以及中國印刷史上的地位。

本文所用資料，包括國（清）朝宮史（註3.）、國（清）朝宮史續編（註4.）、大清會典事例（註5.）等清政府官書；民國22年，陶湘所著之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註6.）；以及清人之著作，民國以來學者之論文等。

本文作者才疏學淺，為文疏漏誤謬之處，尚祈前輩專家不吝指正為感！

## 貳、內務府與武英殿修書處

清定制，以內務府掌典守或校刊與內廷有關的書籍碑刻之事，書籍貯存於各殿閣的皆派專人管理，須校刊的則由其下所設武英殿修書處掌管，同時貯存新刻題書（註7.）。內務府所經管的圖書文物，種類繁多，在國（清）朝宮史中著錄了十六類（註8.）；在國（清）朝宮史續編中著錄了十九類（註9.）。清內務府掌管圖書典籍，內容龐雜，綜合而言，可約略歸為以下四類：

- (一)承繼前代而來的宮中舊藏圖書文物，存貯宮內各殿閣，由內務府派人管理，負典守之責，如今日之圖書館，以典藏為其主要職事，如宋、遼、金、元、明版善本書，後來彙為「天祿琳琅」，藏於昭仁殿；歷代帝王名臣圖像，彙藏於南薰殿。
- (二)清朝當代的政府檔案記錄，如實錄、方略、皇上御製詩文集等，其寫本皆貯存於宮內各殿閣，由內務府掌典守；編纂之大部圖書，如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其寫本各有一套、分藏於大內之文淵閣和摛藻堂；清廷纂輯的官書、典則、志乘等，或臣下勅撰，而冠以「御纂」、「欽定」的經、史、總集、類書、字典等，交由武英殿刊刻行世。
- (三)前代經史子集等圖書，由武英殿選擇善本，仿刻重刊行世。
- (四)當代大臣所繪、撰，進呈於清帝，凡與天文、地理、宮殿、名勝、官府制度有關的圖書典籍，亦貯藏於宮內之圖房、茶庫等處。（註10.）

清內務府掌管以上圖書典籍，類似今日之政府圖書館，所不同者，其職責僅為保管、典藏，圖書之閱覽流通只限於少數特定讀者。

清內務府典掌圖書中，清當代的出版品，依其編修性質來分，有「編」，如實錄、聖訓；有「製」，如御製詩文；有「纂」，如七經、字典；有「修」，如會典、方略；有

「欽定」，如四庫全書；有「校刊」，如十三經、二十四史等。(註11.)

清內務府典掌圖書中，編修後的刊布方式有二種：

(一)寫本：遴選長於書法之大臣抄繕而成，皆朱闌玉楮，字畫精研，萬帙千篇。料若畫一。

(二)印本：

1.刊本：有武英殿本、揚州詩局本、袖珍本、仿宋、元古本重刻本等。

2.活字本：有銅活字本及木活字本兩種。(註12.)

清內務府除職掌善本書及寫本書之典藏之外，其下尚設有印刷圖書之單位，即武英殿修書處。刊印圖書，由內務府下所屬武英殿修書處掌理，是沿襲明朝舊制，以十三衙門下之司禮監掌內廷刻書而來。但是明代司禮監以宮監任事，學識有限，書籍版本選擇不精，校讎不善，因此司禮監經廠雖司內府刻印圖書之責，所刻經廠本圖書校勘不精，錯誤百出，為學者所詬病。(註13.)清內務府事以旗籍大臣兼理，宮監祇供灑掃之役，故得派專人管理書籍碑刻之事。書籍之編校，多由翰林院、國子監內選人，派至武英殿服務，等書籍編校完畢，仍回單位服務。(註14.)書籍之刻板、印刷、裝訂等事，則由武英殿原雇的各種工匠擔任。(註15.)在此種事有專責，分工合作的情況下，殿本圖書以其校刻精良，裝訂美觀著稱。

武英殿在北京紫禁城內，熙和門之西。其形制如文華殿，門前御河環繞，跨石梁三，護以石欄。後為敬思殿，皆貯書籍。東廡，曰凝道殿，西廡，曰煥章殿，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凡欽定刊布諸書，俱於此印刻裝潢。東北，為恒壽齋，西北，為浴德堂，皆詞臣校書直次。(註16.)另有聚珍局設於紫禁城外。(註17.)此外，清帝曾勅令揚州詩局刊刻數種圖書，亦視作殿本。(註18.)

武英殿修書處，最早於康熙19年(1680)設立，初名為武英殿造辦處，設監造六人，派侍衛及司員經管，無定員。康熙24年(1685)，設筆帖式一人，其後職官人數續有增減。(註19.)其後改名武英殿修書處，設管理王大臣一人，為「管理武英殿修書事務」，特簡，無定員。其下分監造處及校對書籍處。

監造處掌監刊書籍。設正，副監造各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庫掌三人，委屬庫掌六人。其下分設銅字庫、書作、刷印作。銅字庫專司銅字、銅盤及擺列等事。書作專司內廷交出，及進陳呈設各種新舊書籍，並托綾界畫等事。刷印作專司鈎摹御書、刊刻書籍、寫樣、刷印、摺配、齊訂等事。監造處共有官員二十三人，各種工匠八十四名，分辦各作之事，如不夠時，可以外雇。(註20.)

校對書籍處掌校正文字、總裁、滿漢各一人，於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內簡充。提調二人

於總纂內由管理王大臣總裁等以次奏派。總纂二人，亦由王大臣總裁等於纂修內奏派。纂修十二人、協修十人，滿漢翰林學士以下，詹事府少詹事以下，由翰林院掌院學士派充。凡刊修書籍，先將底本校勘無誤，送監造處刊刻，刻竣，再詳加校勘。其各書文義有無錯誤，由原館承辦官員校對，字畫圈點由本處校對。設校錄十人，以國子監肄業生內之恩拔副貢，由監考取咨送，五年當差勤慎，由總理王大臣酌量，奏請議敘。(註21)

至於修書處的本處官員，官職品級都不高。最高的監造二人，定為六品職銜，官七品俸。庫掌則一人為六品，二人為七品銜，委署庫掌則官微，無品級。(註22)本處官員，見於記載的，低級官員也每日供應米、肉、菜、豆腐、醬、炭、煤等。其後亦有折成現銀的。(註23)至於各種工匠的工資未見記載，只有銅字庫的擺字人，每月每人食銀3兩5錢；刻銅字人，每字工銀2分5釐；其他工匠都供官食。康熙44年(1705)以後，匠役停止官飯，酌量給予錢糧，如：

書匠作書一套	給飯食銀1錢	做小套1個5分
界畫匠畫160篇	給飯食銀1錢	
刷印匠刷書1000篇	給飯食銀1錢	

至於外雇匠役，則給予錢糧，如下：

鈎摹御筆篆刻	每1字工價銀1分
刻宋字	每百字工價銀8分
刻軟字	每百字工價銀1錢4分至1錢6分
寫宋字板樣	每百字工價銀2分至4分
寫軟字板樣	每百字工價銀4分
摺配齊釘書籍	每千篇工價銀1錢3分
刷印連四紙書	每千篇工價銀1錢6分
刷印竹紙書	每千篇工價銀1錢2分
裁書	每千篇工價銀2分(註24)

修書的官員由翰林院派來充任，寫字抄繕工作則由國子監生員中選人來擔任。這些官員學生都有本職官銜，領有本薪，修書期間不再另外支薪，但供給修書飲食或折飯銀。如康熙43年(1704)，照南書房翰林飯食例，每修書翰林日給肉菜半桌，按時價定銀1錢2分8釐7毫5絲，買辦供給，另米1升，茶葉2錢，按時價採買，每日炭5斤，

「欽定」，如四庫全書；有「校刊」，如十三經、二十四史等。(註11.)

清內務府典掌圖書中，編修後的刊布方式有二種：

(一)寫本：遴選長於書法之大臣抄繕而成，皆朱闌玉楮，字畫精研，萬帙千篇。料若畫一。

(二)印本：

1.刊本：有武英殿本、揚州詩局本、袖珍本、仿宋、元古本重刻本等。

2.活字本：有銅活字本及木活字本兩種。(註12.)

清內務府除職掌善本書及寫本書之典藏之外，其下尚設有印刷圖書之單位，即武英殿修書處。刊印圖書，由內務府下所屬武英殿修書處掌理，是沿襲明朝舊制，以十三衙門下之司禮監掌內廷刻書而來。但是明代司禮監以宮監任事，學識有限，書籍版本選擇不精，校讎不善，因此司禮監經廠雖司內府刻印圖書之責，所刻經廠本圖書校勘不精，錯誤百出，為學者所詬病。(註13.)清內務府事以旗籍大臣兼理，宮監祇供灑掃之役，故得派專人管理書籍碑刻之事。書籍之編校，多由翰林院、國子監內選人，派至武英殿服務，等書籍編校完畢，仍回單位服務。(註14.)書籍之刻板、印刷、裝訂等事，則由武英殿原雇的各種工匠擔任。(註15.)在此種事有專責，分工合作的情況下，殿本圖書以其校刻精良，裝訂美觀著稱。

武英殿在北京紫禁城內，熙和門之西。其形制如文華殿，門前御河環繞，跨石梁三，護以石欄。後為敬思殿，皆貯書籍。東廡，曰凝道殿，西廡，曰煥章殿，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凡欽定刊布諸書，俱於此印刻裝潢。東北，為恒壽齋，西北，為浴德堂，皆詞臣校書直次。(註16.)另有聚珍局設於紫禁城外。(註17.)此外，清帝曾勅令揚州詩局刊刻數種圖書，亦視作殿本。(註18.)

武英殿修書處，最早於康熙19年(1680)設立，初名為武英殿造辦處，設監造六人，派侍衛及司員經管，無定員。康熙24年(1685)，設筆帖式一人，其後職官人數續有增減。(註19.)其後改名武英殿修書處，設管理王大臣一人，為「管理武英殿修書事務」，特簡，無定員。其下分監造處及校對書籍處。

監造處掌監刊書籍。設正，副監造各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庫掌三人，委屬庫掌六人。其下分設銅字庫、書作、刷印作。銅字庫專司銅字、銅盤及擺列等事。書作專司內廷交出，及進陳呈設各種新舊書籍，並托綾界畫等事。刷印作專司鈎摹御書、刊刻書籍、寫樣、刷印、摺配、齊訂等事。監造處共有官員二十三人，各種工匠八十四名，分辦各作之事，如不夠時，可以外雇。(註20.)

校對書籍處掌校正文字、總裁、滿漢各一人，於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內簡充。提調二人

於總纂內由管理王大臣總裁等以次奏派。總纂二人，亦由王大臣總裁等於纂修內奏派。纂修十二人、協修十人，滿漢翰林學士以下，詹事府少詹事以下，由翰林院掌院學士派充。凡刊修書籍，先將底本校勘無誤，送監造處刊刻，刻竣，再詳加校勘。其各書文義有無錯誤，由原館承辦官員校對，字畫圈點由本處校對。設校錄十人，以國子監肄業生內之恩拔副貢，由監考取咨送，五年當差勤慎，由總理王大臣酌量，奏請議敘。(註21.)

至於修書處的本處官員，官職品級都不高。最高的監造二人，定為六品職銜，官七品俸。庫掌則一人為六品，二人為七品銜，委署庫掌則官微，無品級。(註22.)本處官員，見於記載的，低級官員也每日供應米、肉、菜、豆腐、醬、炭、煤等。其後亦有折成現銀的。(註23.)至於各種工匠的工資未見記載，只有銅字庫的擺字人，每月每人工食銀3兩5錢；刻銅字人，每字工銀2分5釐；其他工匠都供官食。康熙44年(1705)以後，匠役停止官飯，酌量給予錢糧，如：

書匠作書一套 給飯食銀1錢 做小套1個5分

界畫匠畫160篇 給飯食銀1錢

刷印匠刷書1000篇 給飯食銀1錢

至於外雇匠役，則給予錢糧，如下：

鈎摹御筆篆刻 每1字工價銀1分

刻宋字 每百字工價銀8分

刻軟字 每百字工價銀1錢4分至1錢6分

寫宋字板樣 每百字工價銀2分至4分

寫軟字板樣 每百字工價銀4分

摺配齊釘書籍 每千篇工價銀1錢3分

刷印連四紙書 每千篇工價銀1錢6分

刷印竹紙書 每千篇工價銀1錢2分

裁書 每千篇工價銀2分(註24.)

修書的官員由翰林院派來充任，寫字抄繕工作則由國子監生員中選人來擔任。這些官員學生都有本職官銜，領有本薪，修書期間不再另外支薪，但供給修書飲食或折飯銀。如康熙43年(1704)，照南書房翰林飯食例，每修書翰林日給肉菜半桌，按時價定銀1錢2分8釐7毫5絲，買辦供給，另米1升，茶葉2錢，按時價採買，每日炭5斤，

煤 50 斤，向營造司行取。乾隆 3 年（1738）規定，膳錄書籍貢生每員每日給飯銀 6 分（註 25。）

修書處所需用的各項物品，可向內務府下各司、庫領取，如綾、錦、杭紬、布、紙、珠兒、線、象牙駝骨籤等，向廣儲司領取；白麪，向管領處領取；薪、炭、木器、鐵器等物，向營造司領取；木銼、大小裁刀等，向武備院領取。此外修書處每年可向內庫等處支領銀兩，如康熙 43 年（1704）支領 2 千兩，乾隆 28 年（1763）後年支 1 萬兩。凡給發修書翰林等飯食，匠役工價、工食，並辦買物料等項，均開造清冊，於年終奏銷。如乾隆 28 年（1763）奏准，現在存儲一切書籍，統入黃冊，於年底呈覽（註 26。）

### 參、武英殿本圖書

清代盛世，武英殿修書處一共刊刻了多少書籍，並無具體的統計數字。國（清）朝宮史和國（清）朝宮史續編（註 27.）二書，為著錄殿本圖書最重要的資料，但成書於嘉慶 10 年（1805）以前，且所列並不周備，有遺漏之處。因此，筆者根據以上二書，配合應用陶湘所編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1933）中所載「清內府撰纂校刊書籍總表」（註 28.），得清代盛世（1644—1805）刊刻之殿本圖書統計數字如下：

刊本	225 種
銅活字本	
單本	1 種
<u>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u>	1 套（1 萬卷）
木活字本	
單本	8 種
<u>叢書（武英殿聚珍版叢書）</u>	1 套（138 種）
袖珍本	9 種（註 29.）

據民國 59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普通舊籍目錄，記錄武英殿本圖書 745 種（註 30）另據吳哲夫在民國 74 年，以陶湘所編之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核對當時台灣各大圖書館收藏殿本圖書實況，共得 595 種，即經部 115 種，史部 234 種，子部 107 種，集部 135 種，叢書 4 種。（註 31.）

武英殿本圖書，傳統方式的刊刻本所佔種數最多；活字印刷用在特殊用途，如二套大部叢書之印製；此外在刊刻本中，有少數的彩色套印本或圖繪本。

殿本圖書大部份由宮內武英殿修書處本部印刷。其中有少數幾種在其他地方印刷。

如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即由位於紫禁城外的聚珍局排印。(註32.)而刊本中,有數種文集、字典,是由兩淮鹽政主持下的揚州詩局奉旨校刻的。(註33.)

殿本圖書,校對精嚴,字體端麗,有端正的宋體,也有秀雅的楷體;所用紙墨瑩潔,有白如玉版的開化紙,也有色如金粟的太史連紙;而裝裱尤為考究。(註34.)

武英殿及其後的敬思殿,為貯藏已印出書籍,尙未發賣者之處所。(註35)至於刊刻書籍所用的板片則貯存於武英殿內各處,或其他宮內殿閣。乾隆34年(1769)7月,曾因清查武英殿遺失所藏經板一案,高宗特命內務府大臣將歷年各處所存貯書籍、經卷板片之數目徹底清查。根據報告,在乾隆34年(1769)以前,宮內各殿閣所貯存的書籍板片,共計圖書257種,板片405,574片。(註36.)

圖書257種都有板片,應該全為刊本圖書,其中可能包括套色本及圖繪本的板片。257種數目比筆者前從宮史、宮史續編統計得來的數字225種(刊本)要多,可見宮史、宮史續編著錄殿本圖書未必完全,其中有遺漏者。257種圖書的板片達405,574片,數目之大,頗為驚人,貯存這些板片需要很大地方,因此板片在宮內分貯各處。雕板印刷的長處是板片刻成之後,要印書籍隨時可以加印,但是板片易於霉爛,保存頗為不易,如貯存太久或貯存不善,則需修補,甚或剝去字跡重新刻板。因此之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以木活字印刷,以節省經費。可惜這套木活字,清廷未善加利用,其後仍以雕板印刷其他單本圖書。

## 肆、武英殿刊刻本圖書之內容

清代盛世武英殿修書處所刊布的圖書中,以刊刻本數目最多。以前述筆者據國(清)朝宮史和國(清)朝宮史續編所記載嘉慶10年(1805)以前,共計225種單行本。本章將討論刊刻本圖書內容之類別。

### 一、清帝之著作

清初順、康、雍、乾、嘉五朝君主都重視書籍之刊刻,其本人亦有不少有關道德或研究經史之作,其類別有實錄、聖訓、聖製、御題、御製等。清代列朝都有實錄,但只有寫本,無刊本。至於列朝聖訓,從太祖至高宗六朝都有刻本,除高宗聖訓刊於嘉慶4年(1799),其他五朝聖訓皆刊於乾隆5年(1740)左右。(註37.)

清世祖(1644-1661)入主中國,為統治新征服之中國人民,特別注意官吏之德治,以世祖之名而實際上是由臣下代為纂輯的書籍有人臣儆心錄(1卷)和資政要覽(3卷



)二書，刊於順治 12 年 ( 1655 )；內則衍義 ( 16 卷 ) 和 勸善要言 ( 1 冊 ) 二書，刊於順治 13 年 ( 1656 )。(註 38.)

清聖祖 ( 1662-1722 ) 亦重吏治，曾有聖諭十六條頒布，後由世宗 ( 1723-1736 ) 增廣之，於雍正 2 年 ( 1724 ) 刊印成聖諭廣訓。(註 39.) 聖祖本人喜好文學，有御製文集，共四集；初、二、三集刊於康熙 50 年 ( 1711 )，共 140 卷；四集刊於雍正 10 年 ( 1732 )，32 卷。(註 40.) 聖祖重視理學，命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全書 ( 66 卷 )，性理精義 ( 12 卷 )，書成，聖祖爲之序，二書分別刊於康熙 53 年 ( 1714 ) 和康熙 54 年 ( 1715 )。(註 41.) 聖祖爲注意耕織，特命臣焦秉貞繪耕織圖 ( 46 幅 )，該書有二版，康熙 35 年 ( 1696 ) 本和康熙 51 年 ( 1712 ) 本。(註 42.) 聖祖於康熙 42 年 ( 1703 ) 起，在熱河建避暑山莊。康熙 51 年 ( 1712 ) 刊行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并圖，詩可能出自廷臣之手，畫則由隸旗籍的沈懞所繪。該書於乾隆 6 年 ( 1741 ) 重刊，並由高宗皇帝增加 2 卷御製詩。(註 43.)

清世宗 ( 1723-1736 ) 爲政嚴苛，他勵精圖治，改革財政，嚴禁結黨營私，於雍正 3 年 ( 1725 ) 頒布朋黨論。(註 44.) 爲講求德治，世宗將聖祖之聖諭十六條，增廣爲聖諭廣訓。(註 45.) 雍正 10 年 ( 1732 ) 爲示臣屬其勤於政事，刊布雍正硃批諭旨 112 卷，收錄 223 位大臣奏章之硃批諭旨。此外，其諭旨涉及八旗務者，另外彙編成上諭八旗 ( 13 卷 )、上諭旗務叢覆 ( 12 卷 )，和諭行旗務奏議 ( 13 卷 )，刊布於世。與內閣有關者，彙印成上諭內閣 ( 159 卷 )，有雍正 9 年 ( 1731 ) 與乾隆 6 年 ( 1741 ) 二版。(註 46.) 世宗本人之御製文集 ( 30 卷 )，則於乾隆 3 年 ( 1738 ) 出版。(註 47.)

清高宗 ( 1736-1796 ) 以右文爲治，本人雅好詩文。於乾隆 10 年 ( 1745 ) 刊印圓明園四十景詩并圖 ( 2 卷 )，自題御詩，由孫祐和沈源繪圖。高宗爲太子時之讀書筆記日知蒼說 ( 4 卷 )，於乾隆元年 ( 1736 ) 刊行；其詩文則彙成樂善堂全集 ( 40 卷 )，於乾隆 2 年 ( 1737 ) 刊行，樂善堂全集定本 ( 30 卷 )，則刊行於乾隆 23 年 ( 1758 )。此外，他有御製文，初集 30 卷、二集 44 卷、三集 16 卷、四集 2 卷，共 92 卷，分別於乾隆 28 年 ( 1763 )、乾隆 50 年 ( 1785 )、乾隆 60 年 ( 1795 )、和嘉慶 5 年 ( 1800 ) 刊行。另有御製詩，共六集 454 卷，其初集 44 卷、二集 90 卷、三集 100 卷、四集 100 卷、五集 100 卷、六集 20 卷，分別於乾隆 13 年 ( 1748 )、乾隆 26 年 ( 1761 )、乾隆 36 年 ( 1771 )、乾隆 48 年 ( 1783 )、乾隆 60 年 ( 1795 )、和嘉慶 5 年 ( 1800 ) 刊行。此外高宗亦有數首長賦詠物寄懷，如盛京賦，於乾隆 8 年 ( 1743 ) 刊刻行世。(註 48.)

清仁宗 ( 1796-1820 ) 即位前之著作，收在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 42 卷 )，嘉慶 6 年

(1803) 刊印；其御製詩初集 (48 卷)，嘉慶 8 年 (1803) 刊印；御製文初集 (10 卷)，嘉慶 10 年 (1805) 刊印，由於宮史續編成書於嘉慶 10 年 (1805) 以前，因此仁宗之著作只記載到嘉慶 10 年以前 (註 49)。

## 二、清廷之出版品

清廷之出版品種類衆多，方略、典則爲其大類。

清代武功鼎盛，遠邁前代，因此清初有方略之刊行以紀其武功之隆盛。康熙 27 年至 36 年 (1688-1697) 間，聖祖曾三征朔漠，擊破侵犯喀爾喀蒙古的厄魯特噶爾丹，因此有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48) 卷，刊於康熙 47 年 (1708)。高宗武功更盛，有所謂十全武功。曾二敗準噶爾，平定回部，歸順大小金川，藩屬緬甸、安南、廓爾喀，平定台灣林爽文變亂。高宗之大小戰功都有方略記載表彰之。(註 50)。

中國自古以來注重典章制度，各代修書保存之。清代亦不例外，刊布與政府政令、制度有關的圖書。自古帝王以家爲天下，因此與皇帝本人壽誕的慶典及皇朝的禮儀有關的著作也收在典章制度類。

爲慶祝聖祖六十壽誕，在康熙 55 至 56 年 (1716-1717) 刊印萬壽盛典初集 (120 卷)，內有一「萬壽圖」長卷，由王原祁繪製。(註 51) 高宗則有八旬萬壽盛典 (120 卷)，於乾隆 57 年 (1792) 刊印。(註 52) 有關皇朝禮儀的作品有皇朝禮器圖式 (18 卷)，刊於乾隆 28 年 (1763)。(註 53)。

會典方面，在嘉慶 10 年 (1805) 以前刊印的有大清會典，共四版，分別於康熙 25 年 (1686)、雍正 10 年 (1732)、乾隆 26 年 (1761) 和嘉慶 6 年 (1801) 印行 (註 54)。大清會典則例 (180 卷) 於乾隆 33 年 (1768) 刊行，另有滿文譯本。(註 55) 此外有關宮中、太常寺、翰林院、吏部、工部、八旗等的則例，有關科場考試、學政的條例，甚或有關工程、鼓鑄、軍器等規則，都由武英殿修書處予以刊布。法律方面，則有大清律例，於乾隆 5 年 (1740) 刊布。(註 56)。

## 三、清帝命大臣編修之欽定、御纂本

武英殿刊刻本中，有不少是清帝命大臣編修，而冠以「欽定」、「御纂」之名，種類繁多，有經學、史學、志乘、儀象、字學、類纂、目錄、類書等。

經學方面，清帝以表彰經史爲號召，每日有飽學大臣進講四書五經，皇帝命進講諸臣將講解之日課彙編成書，皆冠以「欽定」、「御纂」之名，實則大都成於大臣之手。以聖祖之名命臣下纂輯的有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及四書；高宗之名的有詩、禮、樂、春秋。一旦頒行天下，久之成爲官定本之四書五經。(註 57)。

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入關之初，即注意翻譯中國經史以教授滿人子弟，設繙刻房

于太和門西廊下，揀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註58.)「御纂」、「欽定」之圖書、不少譯成滿文，或滿漢合璧本，以便滿人子弟學習，如清世宗朝有清滿文孝經，高宗朝有滿文之易經、書經、禮記及四書。(註59.)

史學方面，清統一中國後，致力於官修歷史，開館編修前代及當代之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明史。

清初之修明史，為當時之大事。從順治2年(1645)起即開館纂修，以大學士馮銓等為總裁，因史料缺乏而中廢。至康熙18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彭孫遹、倪燦等五十人入翰林，與右庶子盧琦等十六人，共同纂修明史。復命內閣學士徐元文為監修，庶吉士葉方霽，右庶子張玉書為總裁，其後的歷任監修有李蔚、王熙、張玉書、熊賜履等；總裁則有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等；參與編纂工作的纂修官以文名的有方象瑛、朱彝尊、潘耒、毛奇齡、吳任臣、施閏章、姜宸英、黃虞稷、汪懋麟等；分題纂修。而對明史貢獻最大的則是萬斯同。徐元文、王鴻緒延請萬斯同以布衣參與明史之纂修歷數十年之久。至康熙48年(1709)王鴻緒致仕歸田時，當初參與史館工作者，凋謝殆盡，萬斯同及舊時任總裁監修者多已故世，王氏乃將草稿携去，改編為明史稿(310卷)，於雍正元年(1723)進呈。同年，清廷命張廷玉等續修明史，但明史館中舊稿早已散失，乃根據王稿重加編次，乾隆4年(1739)進呈，即為現行的明史定本，(332卷，附4卷)，同年付印行世。(註60.)

明史之外，有關明朝史書，尚有通鑑綱目三編之編纂，即是明通鑑。此外，史書之編纂，尚有歷代通鑑輯覽、歷代年表、重輯舊五代史、(註61.)歷代職官表、古今儲貳金鑑、續文獻通考、皇(清)朝文獻通考。同時編有表、傳，以紀念有功的滿清宗室王公及蒙古、回部王公等。(註62.)

志乘方面，清代封疆廣大，曾官修地志以示其廣土衆民，國威遠揚。最重要者，為大清一統志，356卷，乾隆9年(1744)版；442卷，乾隆55年(1790)版。此外，有關滿洲及北疆的，有八旗通志、盛京通志、蒙古源流考、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熱河志、西域圖志、契丹國志。中國本土方面，朱彝尊之日下舊聞考(160卷)是有關北京之風土見聞，乾隆44年(1779)刊行。河源紀略(35卷)是有關黃河之記載，刊於乾隆47年(1782)。(註63.)

在集部，有歷代及當代文集。詩方面，有唐、宋、金、元、明之詩集刊印。並有佩文齋詠物詩、歷代賦彙、歷代詩餘等刊行。當代文集則有皇清文穎(124卷)為清帝及

廷臣之文集，刊印於乾隆 12 年（1747）（註64）熙朝雅頌集（134 卷）是清皇室和八旗大臣之詩集，由鐵保纂輯，於嘉慶 10 年（1805）由阮元刊印。（註65）

清聖祖任用耶穌會傳教士主持清廷之天文曆象，此時儀象之學受到西洋之影響，最著名的律歷淵源，康熙時成書，雍正元年（1723）刊布，世宗親爲之序。律歷淵源一書包括歷象考成（42 卷）、數理精蘊（53 卷）、律呂正義（5 卷）三書，集多人之力而成，由莊親王胤祿、誠親王胤祉主持；何國宗、梅穀成任主編；方苞、顧琮、明安國任副主編；此外尚有八位考測；十五位校算；十五位校錄。歷象考成後編（10 卷），刊於乾隆 7 年（1742）；律呂正義後編（120 卷），刊於乾隆 11 年（1746）（註66）

字典類，編有漢、滿、蒙、回、天竺（梵文）、西蕃（藏文）等文字之字典。其中最著名的是康熙字典，康熙 55 年（1716）刊印，收 48,000 餘漢字。此外清人鑒於前代漢人所修史書中，對遼、金、元三史的人名，地名、官名，翻譯之不當，特編輯遼金元三史語解一書，以正誤謬，此書 46 卷，刊於乾隆 36 年（1771）。（註67）

類書中，最有名的爲古今圖書集成，爲銅活字本。刊本中則有淵鑑類函（450 卷），康熙 49 年（1710）刊；佩文韻府（106 卷），康熙 50 年（1711）刊；駢字類編（240 卷），雍正 6 年（1728）刊；分類字錦（64 卷），康熙 61 年（1722）刊；月令輯要（24 卷），康熙 54 年（1715）刊；授時通考（78 卷），乾隆 7 年（1742）刊（註68）

目錄方面，清初編有善本書目，即天祿琳瑯書目。此外尚有石渠寶笈（44 卷）爲宮中各殿閣所藏書畫之目錄，成書於乾隆 10 年（1745），迄於民國 7 年（1918）始出版。西清古鑑（40 卷），爲宮內收藏古器物之圖鑑，附錢錄（16 卷），有明代以前古錢 267 枚之圖錄。（註69）

#### 四、重刊前代著作

以上所述全爲清盛世編修之著作。清廷爲表彰學術，曾命武英殿重刊前代經史。乾隆 11—12 年（1746—47），特開經史館，選任大臣校正十三經、二十二史、三通（通志、通典、文獻通考），刊爲善本，以廣流布。（註70）乾隆 47 年（1782）以宋岳珂五經，較諸殿、監本爲右，因仿其式重刊，成仿宋版五經，90 卷。又重刻論語集解義疏（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補後漢書年表（宋熊方撰）、唐會要（宋王溥撰）、九家集注杜詩（宋郭知達注）（註71）聖祖重宋學，特命重刻明胡廣之性理大全（70 卷）。（註72）又刊印重輯舊五代史（150 卷），乃邵晉涵（1743—1796）等從永樂大典中重輯，於乾隆 41 年（1776）刊布（註73）乾隆 59 年（1794）刊印徐乾學等之補刊通志堂經解，138 種（註74）

在校刊諸書中，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及古香齋袖珍版書二種叢書最爲有名。古香齋袖珍版書將在下第五章第三節討論之；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爲木活字本，本文從略。

## 伍、武英殿刊刻本圖書之款式與特色

### 一、刊刻本

武英殿修書處所刊行的圖書中，以刊刻本種數最多。刊刻本中，當代著作圖書的特點是用宋體（方體）、疏行、大字。就筆者查考所見，除康熙、乾隆、嘉慶皇帝的御製詩文集是用楷字外，其他的幾乎全是宋體字。刊刻本的板匡相當大，每半葉高約 20 公分，寬約 15 公分。（註 75。）有特別大的大字本，如皇清開國方略（32 卷），乾隆 54 年（1789）版，板匡高爲 28 公分，寬爲 20.5 公分。這類大字本圖書每半葉約 7 行至 11 行，每行 16 至 24 字。其中有例外的，如御批歷代通鑑輯覽（120 卷），乾隆 32 年（1767）刊本，則屬小字本、密行、密字的，其板匡長 16 公分，寬 12.5 公分，而每半葉却有 15 行，每行 28 字。

刊刻本殿本圖書大部份是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其中有少數例外的，是黑口本的，四周單邊，或僅上下或左右單邊的；或雙魚尾的。至於所用的紙張有白色的開化紙，黃色的太史連紙，此外尚有棉紙、竹紙等。

武英殿刊刻的滿文譯本及滿漢合璧的款式又與純漢文刊本的款式不同。滿文本亦是大大本，板匡高 21 公分至 27 公分，寬 15 公分至 19 公分；有滿文之正文及注文，正文 7 行或 8 行，注文則倍之。（註 76）滿漢合璧本以漢文、滿文隔行相對照，白口，四周雙邊，漢文用宋字，爲精美大字本，板匡高約 18 公分，寬約 14 公分。（註 77）

武英殿仿古刊本中，以仿宋版五經爲最精善，據記載，該書仿宋版原式重刊，用仿宣紙三印而後成，精墨精良，備宮庭陳設之用，並宣賜內外臣工，恩許印本通行（註 78）該書板匡高約 21 公分，寬約 14 公分，半葉 8 行，行 17 字，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楷字印刷。

### 二、揚州詩局本

殿本圖書中，有少數幾種不在武英殿修書處刊刻，而委托兩淮鹽政承辦，世稱揚州詩局本。其特點是多用楷體（軟字），密行，寫刻工緻，印刷精美。

揚州詩局由曹寅（1659-1712）所設立，他於康熙 32 年至 51 年（1693 - 1712）任職江南織造局，並於康熙 43 年（1704）、45 年（1706）、47 年（1708）、49 年（1710）

四度兼領兩淮鹽政。因兩淮鹽政歲入豐腴，通常由內務府指派旗人任管理之職。曹寅和皇室關係密切，清帝特命數種圖書交由揚州詩局付梓。由於財源豐富，揚州詩局淵刻本以精美工緻著稱。全唐詩（900卷）收有唐一代2,200位詩人之詩作48,900首，刊刻於康熙46年（1707）；該畫板框高16.3公分，寬10.8公分，每半葉11行，21字，細黑白，左右雙邊，楷字。（註79）淵鑑類函（450卷），匡高17.5公分，寬11.8公分，半葉10行，21字，黑口，四周雙邊，雙魚尾、楷字，康熙49年（1710）刊。其他如歷代賦彙（84卷），康熙45年（1706）刊；全唐詩錄（100卷），康熙45年（1706）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120卷），康熙46年（1707）刊；板匡之大小皆類似，半葉11行，行21字或23字，黑口，左右雙邊，楷書。（註80）康熙49年（1710）刊。

揚州詩局本亦有用宋體字印刷的；如佩文韻府（106卷），康熙50年（1711）刊本；板匡高16.8公分，寬11.8公分，半葉12行，行25字，白口，四周雙邊。（註81）因此書印刻精美，當四庫全書開館，蒐求天下圖書之時，曾為高宗用作賞賜，以酬謝獻書100種至500種的九家藏書家。（註82）

### 三、袖珍本

清代武英殿修書處在大量雕板印書之餘，也曾刊刻數種袖珍本圖書。乾隆11年（1746），高宗以校鑄經史，卷帙浩繁，梨棗餘材，不令遺棄，爰仿古人巾箱之式，命刻「古香齋袖珍版書」9種。每書半葉10行，行21字。這9種圖書為四書五經、史記、通鑑綱目三編、古文淵鑑、朱子全書、淵鑑類函、初學記、施註蘇軾詩、春明夢餘錄。（註83）其中古文淵鑑為五色套印巾箱本。（註84）

### 四、圖繪本

在中國雕版印刷盛行的時代，有二種印刷技術隨著發展，即是木刻畫及彩色套印版。木刻畫大部份用作書本的插圖，也有單獨成冊的。彩色套印版則最初用作分別書之正文、注文、圈點、斷句之用；其後分色套印版的技術也運用到木刻畫上，成為精美的彩色套印木刻畫了。

中國的木刻畫起源很早。唐末木刻畫的技術已相當不錯，唐咸通9年（868），王玠刻金剛經扉畫，藝術已非常純熟。敦煌即有許多唐與五代的雕版佛像。宋時，木刻畫的用途由宗教畫發展到應用科學、考古學方面。元代應用到通俗書刊和小說所附之插圖明代許多畫冊皆用木刻畫的技術印成。（註85）清代的殿本圖書中，有以大篇幅的繪圖及插圖著名的，如耕織圖詩，康熙35年（1696）版及康熙51年（1712）版中附圖46幅，由焦秉貞所繪，他受有西洋畫的影響，講者為朱圭及梅裕鳳，均當時名手，工極精巧。（註86）

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并圖，康熙 51 年（1712）版，其中三十六幅圖畫是沈煥所繪，利用銅版鐫繪印刷，鐫刻者為 Matteo Pipa。這是第一次將銅版鐫刻法引進中國。（註 87）鄭振鐸認為繪者沈煥為內廷供奉，拘謹之至，僅知寫實而已。（註 88）

清高宗喜好繪事，延攬畫家為內廷供奉，相當尊崇西洋畫師如郎世寧（P. Joseph Castiglione, 1688-1766），王致誠（又名巴德尼，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等。高宗並聘請傳教士設計圓明園之宮殿庭園。乾隆 10 年（1745）刊印圓明園四十景詩并圖，由孫祐和沈源繪圖，圖甚工緻，但無生動之趣。（註 89）

康熙 52 年（1713）4 月 12 日，為慶祝清聖祖之六十壽誕，萬壽盛典初集（120 卷），在康熙 55-56 年（1715-1716）付梓，其中第 41 和 42 卷為長幅畫軸萬壽圖，描述慶典行列由北京西北之暢春園到紫禁城六哩長路途之進行情形；由宋駿業、王原祁、王奕清繪製。該卷軸長 166 呎，有 148 幅版畫，每幅長 10¾ 吋，寬 13½ 吋。（註 90）版畫由朱圭所鐫刻，是殿本圖繪本之佳作。（註 91）乾隆 60 年（1795），為慶祝高宗之八十壽誕，仿聖祖萬壽盛典初集之體例，編纂八旬萬壽盛典（120 卷）。該書以木活字排印，為單行本，但附圖 2 卷為木刻；該圖皆全窠康熙版萬壽盛典圖，惟略加變化，並易暖帽為涼帽，以符季節；刊刻工頗草率，遠不及萬壽盛典圖之工緻有神。（註 92）

其他著名的圖繪本圖書亦略舉如下。（御定）盤川志，16 卷，卷 2 首為圖考，附圖 40 幅，刊於乾隆 20 年（1755）。皇朝禮器圖式，18 卷，刊於乾隆 24 年（1759），繪圖者為門應兆、冷鑑、劉墀、蘇廷楷、章佩瑜及余鳴鳳等六人。圖極精緻。南巡盛典，120 卷，刊於乾隆 31 年（1766），其中「河防」、「海防」、「塗程」及「名勝」諸部份，均附圖甚多；但圖之刻工頗為簡澀，不逮順治、康熙兩朝名家之作。（註 93）

### 五、彩色套印本

中國的彩色套印術起源很早，約在元末已有朱墨兩色套印本出現。（註 94）其後明代彩色套印術繼續發展，至明末而大盛。當時浙江吳興凌、閔兩家刻書，多用朱墨或五色套印，其刻本傳世者甚多。（註 95）

清初公私皆有彩色套印版圖書，武英殿刊刻書籍中，有數種以彩色套印出名。殿本套印圖書是以不同的顏色印書的正文、諸家注文、圈點、斷句、板匡行格等；尚未用彩色套印圖繪。（註 96）

宮史及宮史續編兩書雖未註明那些書為彩色套印本，但據陶湘整理故宮殿本書庫時所見，著錄為朱墨套印本的有以下諸書：雍正硃批諭旨，360 卷，雍正 10 年（1732）

勅編，乾隆3年（1738）刊本；（御定）詞譜，40卷，康熙54年（1715）刊；（御選）唐詩，32卷，補編1卷，康熙52年（1713）刊；（欽定）協記辨方書，36卷，乾隆6年（1741）刻；萬年書，12卷，乾隆6年（1741）刊。三色套印本有：（御選）唐宋文醇，58卷，乾隆3年（1758）校刊。四色套印本有：（御選）唐宋詩醇，47卷，乾隆15年（1750）校刊。五色套印本有：淵鑑齋古文選（古文淵鑑），64卷，康熙49年（1710）校刊。（註97）唐宋文醇列為三色套印，實際上，全書用了紫、綠、紅、黃、墨五色，但紫、黃二色不會與紅、綠、墨三色套印，即套印三次而非五次。（註98）

此外宮史、宮史續編未見記載，而民國間市面上曾流通的殿版套印本有曲譜一種，14卷，四庫全書總目有記載，康熙54年（1715）勅編，朱墨套印；該書與詞譜齊名；故宮殿本書庫亦無此本。（註99）其書影見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中。該書匡高18.6公分，廣11.5公分，半葉8行，行21字，白口，四周雙邊，朱墨套印本，紙墨瑩潔。（註100）

陶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未特別註明套印本，而筆者所見的有影印原式朱墨殿刻本的（御製）避暑山莊詩，文字敘述部份是朱墨套印，墨色印文字，朱色印圈點，圖則全部是墨色。（註101）

此外，民國間，學者曾著錄的殿刻套印本書有：（御製）樂府，夔龍朱邊本；（新編）南詞定律，朱墨本；九宮詞譜，朱墨本；勸善金科，20卷，清聖祖勅撰，記載目蓮救母的故事，康熙間五色套印本。以上這些圖書，未見官方記載，不知是否確是殿本。（註102）

## 陸、結 論

清代內務府對於書籍、文物、古物之職責有二。其一是典守文物，即是由他處編修的書籍，成書之後，其寫本或刊本存貯於宮內各殿閣，由內務府派人司管理之責，如文淵閣四庫全書，藕藻堂四庫全書蒼要等。典守之責，也包括管理前代留下的善本書，如昭仁殿之天祿琳瑯，五經萃室之宋本岳氏五經；以及圖像、石刻等。其二是刊布書籍，由其下所屬之武英殿修書處職掌，所刊印圖書即是所謂的殿本書。歷來學者以殿本書泛指內府所典守、刊布的一切典章文物，本文則指武英殿刊印的書籍。

本文以殿本書之刊刻本為研究重點，綜論之，殿本刊刻本圖書有以下之特色：

- (一) 武英殿既是皇室的印刷機構，其所刊刻的圖書絕大多數都是與當代皇朝典章、制度有關的圖書；或帝王以右文為治，御纂、勅修、欽定的經、史、文集等圖書。這些圖書事實上成於博學碩儒之手，是清代當時學者的治學成果。



(二)殿本圖書名義上既是御纂、勅修或欽定，刊印時就力求精美，皆是紙墨瑩潔、疏行、宋體的大字本；其中以皇帝御纂的詩文集最爲精善，特別用端楷印出；而勅命揚州詩局所刊刻的數種文集，更是以端秀的軟體、密行、密字印成，精美可供賞玩。在中國印刷史上，和前代的中央政府印本圖書相比，宋元監本雖以精美著稱，但傳本已稀；明代監本及經廠本之粗劣爲學者所詬病；清代殿本則品質極佳，如今傳世者亦多。(註103)

(三)殿本刊刻本圖書中，校刊前代經史的書籍佔少數，和清代私人藏書家所刻圖書數目相比，則頗遜色。清代私刻本以校勘精嚴，仿古倣刻著稱。殿本仿刻古籍，種數不多，論者以爲以天府資力雄厚，及內府所藏宋、元本之完備，應大量從事倣宋、元本的刊刻工作，此點實爲殿本圖書之遺憾。(註104)但筆者認爲，清皇室印刷以當代編纂爲主，同時以清武英殿一機構與全國相比，亦不甚公平；如此分工，亦可視爲清代印刷情況之特色之一。

(四)清代異族入主中國：除翻譯經史成滿文或編印滿漢合璧圖書之外，尙編有各種外族語文字典，是前代漢族皇朝所無，亦是殿本圖書的特色之一。

此外，清廷二次大規模用銅活字和木活字印書，在中國官府印刷史上是創舉。雖自宋代以來，民間卽有應用活字印書的記載，活字印書爲中央政府所採用尙是首次。可惜活字印刷技術，清廷未能繼續採用，然而木活字自武英殿應用後，民間大爲流行，但若以刻工精善而論，仍以殿本首屈一指。(註105)

清代皇室提倡印刷術，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清帝以異族入主中原，爲消弭漢人的民族意識，並獲得讀書人的擁護，在奠定國基之後，卽以右文爲治。清初康、雍、乾三朝屢下詔徵集遺書，並大開修書之館，(註174)編纂修刊書籍。其目的，一方面網羅名學碩儒爲其所用，精力盡耗於此；另一方面藉此訪求明季史料之不利於清人者，及書籍中有以「胡」「狄」等字樣指示清人者，加以銷燬、抽燬或竄改。因此，清代盛世一方面大事修書，另一方面屢興文字獄，讀書人以著書立說，文字涉及忌諱而遭族滅的不在少數。(註175)然而，儘管清初文字獄不能說不殘酷，但清盛世所修刊的圖書在中國圖書史上是一份珍貴資產。

清皇室所修刊的圖書，尤其是武英殿本圖書，校對之謹嚴、印刷所用紙墨之精善、字體之精美及數量種數之繁多，都超越前代，彌足稱道。清代皇室印刷，因殿本之精善而聲名大著，與各省官書局印書及私人藏書家印書鼎足而三，在清代印刷史上，舉足輕

重。而在中國印刷史上，以中央政府之力，大量印行當代的御纂、欽定及典章制度等圖書亦為創舉。前代的監本、經廠本，皆以翻刻經史為主，而清代的殿本以大量刊刻當代官府撰著為主，更顯示出滿清異族入主中原，以右文為治的標榜和以文字箝制人心的野心。右文為治抑或箝制思想，歷來爭論不已。然而，清代盛世印刷之各種圖書，尤其殿本圖書，無疑的，在中國印刷史上居一席重要地位。

## 附 註

- 註1.：淨雨，「清代印刷史小記」，在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聯群出版社，1954），頁339～360。
- 註2.：陶湘編，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北平：故宮博物院，民國22年），陶湘「弁言」，頁1上～3上；傅增湘「題辭」，頁1上～4上。此後引註本書，簡稱陶湘，故宮存目。
- 註3.：國（清）朝宮史（台北：學生書局，民國54年；據天津：東方學會，民國14年本影印）。此後引註本書，簡稱宮史。
- 註4.：國（清）朝宮史續編（台北：學生書局，民國54年；據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民國31年本影印）。此後引註本書，簡稱宮史續編。
- 註5.：（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台北：啓文書局，民國52年；據北京：北京會典館，光緒25年〔1899〕本影印）。此後引註本書，簡稱大清會典事例。
- 註6.：同註2。
- 註7.：大清會典事例，卷1199，「書籍碑刻門」。
- 註8.：宮史，卷22～36，十六類如下：實錄、聖訓、御製、方略、典則、經學、史學、儀象、志乘、字學、類等、總集（目錄附）、類書、校刊、石刻。
- 註9.：宮史續編，卷75～100，十九類如下：實錄、聖訓、聖製、御製、御題、鑒藏、欽定、方略、典則、經學、史學、志乘、字學、類纂、校刊、石刻、圖像、圖刻、圖繪。
- 註10.：宮史續編，卷75，書籍一，頁1上～1下。
- 註11.：陶湘，故宮存目，陶湘「弁言」，頁1上。
- 註12.：同前註，傅增湘「題辭」，頁2上。
- 註13.：陶湘，故宮存目，陶湘「弁言」，頁1上。
- 註14.：大清會典事例，卷1199，頁6上下。
- 註15.：同前註，卷1199，頁2上下。
- 註16.：宮史，卷1199，頁19上。
- 註17.：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乾隆39年〔1774〕刻本），卷71，頁21下～22上。
- 註18.：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Reprint ed.,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67), p.741。
- 註19.：大清會典事例，卷1173，頁7下。
- 註20.：大清會典，卷98，頁13上～14下。大清會典事例，卷1199，頁1上～1下。
- 註21.：同前註。
- 註22.：大清會典，卷89，頁3上～10上。大清會典事例，卷1173，頁8下～9上。
- 註23.：大清會典事例，卷1199，頁7上下。
- 註24.：大清會典事例，卷1199，頁1上～3上。
- 註25.：大清會典事例，卷1199，頁7上下。
- 註26.：大清會典事例，卷1199，頁8上～9上。
- 註27.：同註3，4。
- 註28.：同註2。
- 註29.：詳細統計表，請參見Shiow-jyu Lu Shaw, The Imperial Printing of Farly Ch'ing

China, 1644-1805. ( [ San Francisco, Taipei ] :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3 )  
 , p.67, Appendix A, "Table of the Number of Titles of Palace Editions."

- 註30: 資料引自吳哲夫,「武英殿本圖書」,故宮文物月刊 2 卷 8 期=總 20 期(民國 73 年 11 月),頁 97。
- 註31: 吳哲夫,「清代殿本圖書」,故宮文物月刊 3 卷 4 期=總 28 期(民國 74 年 7 月),頁 135。
- 註32: 同註 17。
- 註33: Hummel, *op. cit.*, p.741。
- 註34: 陶湘, 故宮存目, 傅增湘「題辭」, 頁 2 上。
- 註35: 宮史續編, 卷 53, 頁 9 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卷 527 (台北: 文海出版社, 民國 55 年; 據清光緒 19 年本影印), 卷 4, 頁 2 下。
- 註36: Shaw, *op. cit.*, pp.16-17, Table 3, "Extant Number of Wooden Blocks Stored in Various Ch'ing Palace Buildings in August 1769." 該表之資料來源, 請參見:「武英殿遺失經板案」,史料旬刊 13 (民國 19 年 10 月 1 日), 頁 446 上~ 448 下。
- 註37: 宮史, 卷 22、23。宮史續編, 卷 75。
- 註38: 宮史, 卷 24, 頁 1 上; 卷 32, 頁 1 上下, 4 上。Hummel, *op. cit.*, pp.258-259。
- 註39: 宮史, 卷 23, 頁 11 上。Hummel, *op. cit.*, p.329。
- 註40: 宮史, 卷 24, 頁 1 下~ 2 上。
- 註41: 宮史, 卷 32, 頁 5 上~ 7 上。宮史續編, 卷 27, 頁 15 下~ 16 上。Hummel, *op. cit.*, p.474。
- 註42: 宮史, 卷 24, 頁 3 上。Hummel, *op. cit.*, p.329。
- 註43: 宮史, 卷 24, 頁 2 上。Hummel, *op. cit.*, p.330。
- 註44: 宮史, 卷 24, 頁 5 上。Hummel, *op. cit.*, p.917。
- 註45: 同註 60。Hummel, *op. cit.*, p.918。
- 註46: 宮史, 卷 23, 頁 12 上~ 15 下。Hummel, *op. cit.*, p.919。
- 註47: 宮史, 卷 24, 頁 4 上。Hummel, *op. cit.*, p.919。
- 註48: 宮史, 卷 24, 頁 3 上~ 9 上。宮史續編, 卷 76, 頁 1 上~ 2 上。Hummel, *op. cit.*, pp.370~371。
- 註49: 宮史續編, 卷 77, 頁 1 上~ 3 下。
- 註50: 宮史, 卷 25, 頁 2 下~ 3 下。宮史續編, 卷 85, 頁 1 上~ 13 上。Hummel, *op. cit.*, pp.369~370。
- 註51: 宮史, 卷 26, 頁 2 上。
- 註52: 宮史續編, 卷 86, 頁 3 下。
- 註53: 宮史, 卷 26, 頁 5 下。
- 註54: 大清會典, 共有五版, 此處著錄四版, 因所用資料宮史和宮史續編, 成書於 1805 以前, 見宮史, 卷 26, 頁 2 上~ 3 下。宮史續編, 卷 86, 頁 5 上。
- 註55: 宮史續編, 卷 86, 頁 4 上。
- 註56: 宮史, 卷 27。宮史續編, 卷 86。
- 註57: 宮史, 卷 27。宮史續編, 卷 87。
- 註58: (禮親王)昭璉, 嘯亭續錄 (上海: 中國圖書公司, 宣統元年 [ 1909 ] ), 卷 1, 頁 23 上下。
- 註59: 宮史, 卷 27。宮史續編, 卷 87。
- 註60: 包遵彭,「明史編纂考導論」, 頁 1~2; 李晉華,「明史纂修考」, 頁 89~92; 以上兩文皆收在明史編纂考 (台北: 學生書局, 民國 57 年)。

- 註61：此乃邵晉涵據永樂大典本，重輯薛居正（912～981）之舊五代史，見宮史續編，卷94，頁1下。Hummel, op.cit., p.637。
- 註62：宮史，卷28。宮史續編，卷88～90。
- 註63：宮史，卷30。宮史續編，卷91。
- 註64：宮史，卷33。
- 註65：宮史續編，卷93，頁3上～4下。Hummel, op.cit., p.718。
- 註66：Hummel, op.cit., pp.285～286, 329, 宮史，卷29。
- 註67：宮史，卷31。宮史續編，卷92。
- 註68：宮史，卷34。
- 註69：宮史，卷33。Hummel, op.cit., pp.24, 503。
- 註70：宮史，卷35，頁1上下，3上～4下。
- 註71：宮史續編，卷94，頁1上，3上。
- 註72：宮史，卷35，頁2上。Hummel, op.cit., p.913。
- 註73：宮史續編，卷94，頁1下。Hummel, op.cit., p.637。
- 註74：宮史續編，卷94，頁2上。Hummel, op.cit., pp.311, 662。
- 註75：筆者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曾檢視東亞圖書館（時為遠東圖書館）所藏原刻殿本書。回國後，檢視國內館藏殿本書，亦得相同結果。本節所列舉各書皆實際翻檢原書之記錄，不一一註明翻檢圖書之館藏處所。
- 註76：（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111卷），康熙30年（1691）序刊本。翻譯四書，乾隆20年（1755）序刊本。日講書經解義，康熙19年（1680）序刊本。
- 註77：翻譯書經（6卷），乾隆25年（1760）刊本。翻譯易經，乾隆間刊本。翻譯春秋（64卷），乾隆49年（1784）刊本。翻譯詩經，乾隆33年（1768）刊本。聖諭廣訓（2卷），雍正2年（1724）刊本。
- 註78：宮史，卷94，頁1上下。
- 註79：Hummel, op.cit., pp.740～741，該書書影，見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圖493；文，冊1，頁83。
- 註80：此四書，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有原本。
- 註81：此書，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有原本。
- 註82：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海：大東書局，民國15年），卷首，頁2上下，「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四月上諭」。
- 註83：宮史，卷35，頁5上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故宮所藏殿本書目（北平：該館，民國22年），卷5，頁7下～8上，記載十種，乃把四書與五經分別列為二部計算，如合計則與宮史記載相同。
- 註84：陶湘，故宮存目，上冊，「三通、古香齋袖珍」卷，頁1上。
- 註85：趙萬里，「中國印本書籍發展簡史」，文物1952:4（1952年12月），頁16～17。
- 註86：康熙35年（1696），版書影，見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同註79，冊1，頁113，圖716,717。康熙51年（1712）版書影，見鄭振鐸，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中國版畫史社，1940-47），冊17，頁1，「說明」；冊17，頁1-2，「圖」。
- 註87：Hummel, op.cit., p.330。
- 註88：書影見鄭振鐸書，同註86，冊17，頁2，「說明」；冊17，頁12，「圖」。
- 註89：Hummel, op.cit., p.370。書影見鄭振鐸書，同前註，冊17，頁2，「說明」；冊17，頁

13 ~ 14, 「圖」。

- 註 90: Hummel, *op.cit.*, p.845。
- 註 91: 鄭振鐸書, 同註 86, 冊 17, 頁 1 - 2, 「說明」; 冊 17, 頁 3 - 5, 「圖」。
- 註 92: 鄭振鐸書, 同前註, 冊 17, 頁 4, 「說明」; 冊 17, 頁 27-28, 「圖」。
- 註 93: 三書之書影, 見鄭振鐸書, 同前註, 冊 17, 頁 2 - 3, 「說明」; 冊 17, 頁 15-16, 17-20, 21-24, 「圖」。
- 註 94: 趙萬里文, 同註 85, 頁 16 云: 1340 年(元至元 6 年)中興路刻無聞和尚金剛經注, 經注和靈芝圖, 用朱墨兩色套印, 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黎驥, 套印版的研究 (油印本;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不詳; 未編頁碼), 云: 1948 年 1 月, 上海市立圖書館主辦的「中國歷代古書版刻展覽會」中, 曾展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朱墨套印本, 係元釋思聰注, 元至正間(1341 年~1367 年)資福寺刻, 摺子裝, 大字, 書片似係建刻, 白藏紙, 上下單欄細橫紋, 前有圖書記, 記譯注人名, 經文朱色, 注墨色。
- 註 95: 同前註。又見葉德輝, 書林清話 (上海: 觀古堂, 民國 9 年), 卷 8, 頁 14 上~15 上, 葉氏認為明人無五色套印本, 恐有誤。
- 註 96: 明末清初已有彩色木刻畫的印刷品出現, 其中最有名的是十竹齋畫譜, 十竹齋箋譜, 及芥子園畫譜。至清末而此種技術大盛。十竹齋箋譜之複製品。見鄭振鐸書, 同註 86, 第 9 - 12 册。清末的彩色套印木刻畫見魯迅〔周樹人〕、鄭振鐸合編, 北京箋譜 (北京: 榮寶齋, 1958)。
- 註 97: 陶湘, 故宮存目, 上册, 「聖訓」卷, 頁 6 上; 中册, 「總集」卷, 頁 3 下, 1 下, 1 上; 中册, 「儀象」卷, 頁 3 上。
- 註 98: 黎驥書, 同註 94, 唐宋文醇條。
- 註 99: 陶湘, 故宮存目, 册中, 「總集」卷, 頁 3 下。
- 註 100: 中國版刻圖錄, 同註 79, 冊 1, 頁 84, 「說明」; 圖 504。
- 註 101: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有藏本, 乃〔日本影印〕清康熙 51 年(1712)武英殿朱墨刻本。
- 註 102: 黎驥書, 同註 94, 未註頁碼, 在其所附書目內。
- 註 103: 陶湘, 故宮存目, 陶湘「弁言」, 頁 1 上。
- 註 104: 淨兩文, 同註 1, 頁 345。
- 註 105: 葉德輝書, 同註 95, 卷 8, 頁 4 上下。